



作家世界文库

超越生命

王亚东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超越生命

王亚东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超越生命/王亚东 著 — 北京:

(当代作家作品辑)

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.3

ISBN7—5059—4271—9

I.超… II.王… III.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1217.3.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3)第002976号

书 名	超越生命
著 者	王亚东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阮增宝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北京宏祥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5.5
版 次	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7—5059—4271—9/I·3332
定 价	11.50元



王亚东 近照

作者简介

王亚东：作家，副研究员，江苏沛县人。大学本科毕业。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国际名人协会会员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，《发现》杂志社副理事长，北京燕图联文化发展部特约作家等职。说不清什么缘由，我从大学时代就热爱文学，到了工作岗位后，恋情逾笃，幻想当个作家，终因没有才气，化为泡影。过去虽然发表过些作品。但均不成器（缺乏生命力）。嗣后，又因历史原因，不得不歇马停蹄，缩身归山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写作又重新开始，豆腐块，火柴盒常见报端。后来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莽莽撞撞闯进了写作的大门，开始著书立论。80年代初一气呵成了《疯子》等两部长篇小说书稿。由于出书难，我对小说搁浅，调转笔锋进行社会应用科学方面的研究，发表了《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》、《试论知识经济》、《文学与创作》等23篇获奖作品。是的，作为写作新兵，自知夕阳晚，不用扬鞭自奋蹄。工作之余，不甘寂寞，灯下以爬格子为乐，常年朝乾夕惕，笔耕不辍，先后公开出版了《半边的火焰》（报告文学集）、长篇小说《青春泪》、《爱魂》（文学选集）、《跨世纪的农业思考》、《微山湖农业自然资源》、《沛县农业要览》等7部著作。内部发行《沛县人才志》、《专家名录》等19部书。公开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论文200余篇。累计撰文千篇，约1600万字，其中公开发表的计260万字。传略入编《中国专家人名辞典》5卷、《中华写作英才》、《世界优

秀专家人才名典》中文版2卷、《中国文艺家辞典》、《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》2卷、《国际文化艺术人才大典》、《世界华人杰出专家名典》、《中国优秀专家大辞典》等50余部国际、国家级大型辞书。业绩被输入电脑“中国当代作家人才库”、“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人才库”、“江苏省专家人才库”等。

王亚东先生与他的文学创作

· 夏 寒

王亚东先生是江苏沛县人。多年前，我同他就很熟悉的。他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他为人爽快、善良、热情。在全国文坛上，尤其在小说界都是非常活跃的，同时又是个很有名望的小说作家。

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，一直笔耕不辍，先后出版了报告文学集《半边的火焰》、长篇小说《青春泪》、文学选集《爱魂》等著作。除了文学著作之外，还撰写或编辑了《跨世纪的农业思考》、《微山湖农业自然资源》、《沛县农业要览》、《沛县人才志》等著述。在各种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论文 200 余篇，累计创作了 1600 万字的各类作品及文章，是个非常勤奋的作家。目前已公开发表、出版的作品已达 260 万字，并有多篇文章获各种奖项。所以，提起“王亚东”这个名字，各地文学界的许多朋友，都感到熟悉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实际上，我真正的更多了解王亚东先生是他为《作家世界》文学期刊来稿开始的。当然，在很早以前，我对他就已经了解一些了。他凭着小说创作的实力，其 6 篇短篇小说被选入了各地图书馆收藏的《中国作家精品文库》大型文学精品集中，而且受到各地读者的广泛好评。

今天，他的又一部小说集《超越生命》即将行世，再三嘱托我

为其写几句话，我只想凭着我对王亚东先生的了解，浅谈一些我对他以及他文学创作的看法。

他的这部小说集《超越生命》收编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如《双推磨》、《牛二烧卤店》、《小李庄人的故事》、《案中案》、《大黑手》都是语言流畅、逻辑严谨、可读性强、耐人寻味的优秀作品。所以我愿意把这本书推荐给读者朋友们。

2004年10月1日

目 录

- 1 / 双推磨
- 25 / 牛二烧卤店
- 47 / 小李庄人的故事
- 85 / 案中案
- 125 / 大黑手

双 推 磨

—

金秋时节，座落在京杭大运河岸边上的花园村，盛产银杏、葡萄、水蜜桃、鸭梨、苹果……常年瓜果飘香，四季如春，村西头住着一家无依无靠的寡妇母女俩。母亲名叫舒小妹，40岁上下，风华正茂，村上光棍汉子总想娶她，可她谁也不嫁，守着一个乖巧俊秀女儿——翠莲过日子。翠莲年方20岁，身材秀气，圆乎乎的苹果脸长得像母亲。皮肤白皙，娇艳透红；一双嫩生生的手，什么活儿都很灵通；水灵灵的大眼睛风采奕奕；薄皮小嘴巧得象的八哥，能说会道，很有心计；小伙子们人见人爱。脸蛋长得说不说百里挑一，在花园村也是首屈一指花枝招展的妙龄女子。因为她貌美出众，嘴又甜，讨人喜欢，所以花园村上的人们便送

她一个美妙好听的名字——“水仙花”。后来水仙花这个别名被人叫起来以后，翠莲这个乳名除了她娘和要好的同学姚望喊叫以外，村上的人们也很少有人再叫了。从此，“水鲜花”因她长得俊俏机灵而得名。

翠莲性格开朗，泼辣大方，高中毕业后没考取大学，后来留在家中帮母亲干活。农闲时节，有时随好友姚望进城做点贩卖鲜果的临时小生意，赚点零用钱花。

一年两年过去了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社会阅历的增加，她逐渐成熟起来了。翠莲打小就是好强的姑娘，从不甘于人后。从17岁时起，她便勇敢地肩负起了家庭重担，母女俩衣食住行全部生活由她一人支撑，里里外外一把手。自立、自强、自信，她从磨难中锻炼成长，增长意志与才干，学会了驾驭生活的能力。母亲舒小妹生来是个热心肠子女人，近年来，常为村上一些大男大女搭喜鹊桥，并从而获得一点点微薄的跑腿劳务费，换些酱醋油盐钱。

80年代以来，农村改革开放，女儿翠莲也已长大成人了，家里地里，里里外外的事全靠女儿一冲两当。舒小妹留守在家中喂猪、养鸡、放羊……

一天，舒小妹到镇上赶场（集市），走在路上听乡亲们闲谈说，时下为大款人家的儿女提亲做媒，说成了，少则获跑腿费五、六百元，多者上千元。跑跑腿，动动嘴，一下子就得那么多钱，好不叫人眼红。舒小妹听在耳里，记在心上。回家后，她琢磨了好半天，开始动心了。她想，做媒事有啥难的，还不是旧伎重演，既然有这好事，何不将老行道拣起来试试，收入些钱花花。于是，她排东家想西家，忽的一下子想到了村上的大款姚老二家独生子姚望。

姚望小伙，到年24岁，白领书生，一表人才，棒棒的体格，挺帅气。下学堂后，在家蹲了半年，后来在城里贩卖鲜果，生意红火，发了大财，听说他家已有7位数的存款了。

姚望是翠莲初高中两届同班同学，二人一直要好。下学堂后并联手做过贩运鲜果生意，翠莲不曾一次地向母亲流露过对姚望的那个意思，可是她每次都摇头作拜。后来见娘对她提的事不入心，总淡淡地抱不满意的态度。之后，便再也不跟娘说什么了，只是仍保持恋爱关系，避开娘私下交往。

当舒小妹知道女儿恋爱的事后，千方百计阻拦，但又阻拦不了。没法了便提条件，以多要聘礼为由，中间作梗。她说，不拿3万元的聘礼，不嫁女儿。

翠莲听了，又生娘的气，又好笑。她说：“你怎能这样，难道拿我当商品出售，只值3万元，笑话……”

当然，舒小妹的真正用心也不是想拿女儿做交易，而本意是想招上门女婿，以防老来也好有个照应，老有所靠，所以对独生子她不感兴趣。姚望家中虽有钱，却招不来他做养老女婿，年迈好不凄凉啊！

舒小妹，自丈夫去世后，她含辛茹苦地好不容易把女儿拉扯大。历尽了千辛万苦，尝够了酸甜苦辣，所以她一直不同意这门亲事。姚望，翠莲二人的婚姻关系迟迟没有定下来。翠莲由于母亲的旧习俗，传统观念没有改变，思想守旧，不开窍，心情十分不快。

翠莲早不跟娘提起姚望的事了，舒小妹也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淡化冷却了，过去的情感全结束了，结婚已不可能。在这种恋爱渺茫的基础上，趁热打劫，去他家做媒。这样一来可以使他们彻底决裂，二来也可得到一笔媒婆好处费。舒小妹想来思去，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一举两得的大好事，岂可不干，焉能放过。于是她下定决心去姚家走一趟。

二

这天，舒小妹抱着自信心，满腹热情，兴高采烈地来到姚

家。见大门紧闭，便用手叩门喊叫“姚老二”，可是当“老”字刚一出口，忽然想到这叫法不妥。到他们家来，找人家商量事情，这呼叫不得体，也不礼貌。得把舌尖放软些，这样才会叫人听了舒服。于是忙改腔调，改口：“姚二哥，姚——二——哥哟——”

在上房正安坐在藤椅养神的姚老二，忽听门外有人呼叫，忙起身走出屋门，问：“谁呀？”

舒小妹急忙回答：“是我，二哥！”

姚老二开门一看，开心大喜，乐哈哈道：“呀，是小妹啊！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，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人，请进，请进！”

舒小妹一边迈步跨进门槛，一边笑着说：“今天来府上找老哥说说话，唠唠家常呗，当然也有喜事找您相商罗！”

什么喜事？姚老二想，莫非她想通了，不会是儿女们的婚事吧？村上人都晓得她是眉上眼下，嫌贫爱富高眼框子之人，她是不是看到我们家有钱了。不错，这些年改革开放，全靠党的好政策，日子才一天比一天好起来。舒小妹今儿登门和颜悦色，花言巧语，是不是来这儿与此有关。常言道：“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”假如我姚二穷的叮当响，她还会登门吗？什么金凤凰银凤凰，统统谈不上。

姚老二把舒小妹带到客房，让坐沙发上，接着又客气的为她沏茶，嘴里不停地唠叨着：“这是儿子刚从城里买来孝敬我饮用的45元一两的上等的高级茶叶，今个儿你有口福，也来享受一下吧，品尝这茶的好味道，的确口甘香甜……”

二人对坐着，有话没话，上来先客套一番。巧舌快嘴的舒小妹，首先笑道：“二哥哎，听说你那独生宝贝儿子姚望，在城里闯大市场，做鲜果生意赚了大笔钱，如今你们家像白面缸里拌了酵母粉——发了，成了咱们全村的大财主，百万富翁喽！”

姚老二听了忙插嘴道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他摇着头，招着手，阻止她不让再继续说下去。他说：“大妹子哟，可别那么

讲，钱是赚了些，却不是百万富翁，如果名声被扬出去了，麻烦就多了……”

舒小妹看得出来，姚老二似乎怕人说他富有，这是人们常犯的通病，有钱人怕说富，无钱人又怕说没钱。怪，两种人，两种反差，但又都是犯的同一种毛病，叫“恐虚病”呀！好吧，他不让说，就不说呗。可是，她还想开导他两句，于是对他一笑，说：“嘻嘻，政策越来越开放，现在不比过去罗，只要有能耐，靠自己汗水和勤劳双手赚来的钱，越富越光荣嘛！二哥哎，我真眼红你啊！尽管嫂子早逝，你还是有福气的呀，你那宝贝儿子挺机灵，有财路，很能干哟！着实像你的儿子……”

姚老二听了，笑着打断舒小妹的话说：“小妹哟，你净说笑话，儿子是别人的还像话吗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这一逗趣，连舒小妹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。不过她本意没这么想过，只是不会用词，说滑嘴了，出言不妥当罢了。

二人笑着笑着，姚老二不觉“唉”了一声，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舒小妹见他哀声叹气，心思重重，便问：“哟，二哥哎，打着大伞好乘凉，跷起腿来把福享，你还哀声叹气什么呢？”

姚老二道：“小妹哟，你认为有了钱日子就好过。其实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人世间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即使大闹天宫的孙悟空，虽然能上天入地，但，不是也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吗？”

舒小妹听了点点头：“也是，也是。”

姚老二又接下说：“大妹子，不瞒你说，钱，家里有些，儿子也肯干，会挣钱。可是他20好几的人了，仍未婚配。他娘死得早，如今我既当爹又当娘。家中里里外外两条光棍汉子，你说能像个家吗？没有女人，像缺了半拉天似的。儿子娶不上媳妇，我能不着急吗……”

姚老二对舒小妹说这番话的意思，其目的，用意是想试探一下舒小妹的心思，掏掏他的心窝儿话。因为他知道儿子与翠莲相爱，他们的恋爱关系遭到舒小妹的反对。所以今天他们俩坐到一起唠叨，因为前边有坎，也不好直来直去的挑明了，只好用试探的口吻，摸一下舒小妹的底牌和她今天来俺家的真正用意。

舒小妹听了他这番苦衷地话，虽然是圈着说的，可也道出了真情，引出了话题。正好，今天也正是为这件事来的，不妨乘机直入了，便说：“二哥，甭发愁，事情好办，包在我身上。姚望的对象，我帮他介绍，保您满意。”

姚老二听他这么一说，以为翠莲做通了娘的思想工作，舒小妹今天特意登门许亲的，心里特别高兴。身子往前凑凑，面朝着她，迫不及待的问：“谁呀？姑娘的名字……”

舒小妹见姚老二盼望儿媳如此心切，于是又一本正经起来，故意不讲出姑娘姓名，卖关子说：“我把女方条件提一下，看您能否答应。然后我才能介绍。女方提出，她要住楼房，购买新式家具，现代化电器，高档衣料，交通工具摩托车，金银首饰……”她想了想，还有“吃、喝、旅游，玩乐的花销不算，单单这几大件，少说也得10万元。”

姚老二点点头：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停了下说：“是呀，时代不同了，社会发展了，经济条件好转了，青年人嘛，当然，都要好，讲究时髦，要排场。他们的心情，要求和想法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，你提的那姑娘条件要求得也太高太过分了些，看来不象乡下过日子人家姑娘。好吧，我和儿子说说，看看他的意思再定，只要他同意了，我尽可能去办，达到他们满意就是了。”

“那好，您看着不合适就算了吧！”舒小妹有些不高兴了。

“别，别别！有事好商量嘛！信得过小妹提亲准错不了。”姚二让步了。

舒小妹见姚老二退却了，全依从了他，还夸奖她，顿时飘飘然起来。随后她又自我夸大其词说：“承蒙大家看得起我，这方

圆上下40里，嫁姑娘，讨老婆的都来登门找我。我为大伙办好事，跑跑腿儿，动动嘴儿，让人家花好月圆，论工龄也有20多年历史了呀！”

姚老二听她讲话，口气虽然大了些，但她毕竟给村上人办了不少好事。不过这女人说话也挺好玩哩，便问：“你这也计算工龄哇？”

舒小妹傲气的说：“二哥你还不相信，如今都新潮流了嘛，火车不是推的，牛皮不是吹的，你称四两棉花纺纺，四乡八村方圆百十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我舒小妹是个吃得开，叫得响的月下红娘！我门上只差没有挂个婚姻介绍所的牌子，要是挂上牌子了，我也大小是个经理、所长的官儿喽！”

姚老二见她说话风趣，又不留把，便咧开大嘴嘿嘿一笑，附和着应道：“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喽……”

三

舒小妹东扯西拉话讲了一大堆，弄得姚老二晕头转向，最后也不知道她到底想干啥，他不想听她大发厥词了，他一心想知道跟儿子介绍的对象是谁？于是再次问道：“大妹子我儿子对象……”

“对啦，我正想跟你谈这件事哩，这姑娘嘛，保你儿子见面满意。”舒小妹话题一转回答说。

姚老二高兴得瞪大眼睛听她讲下去，她不慌不忙地说：“现在做媒也时兴大包干，给对方讨门亲事，只要对方出些钱，剩下的事甭多管了，免去许多麻烦。”

姚老二听来听去，这姑娘不像是她女儿翠莲，于是瞪大眼睛，“啊”了一声，惊奇地问：“是外省的姑娘啊！……”

舒小妹见姚老二信不过她，不放心。脸孔一冷说：“怎么，您把我当人贩子了？好吧，不瞒你说，姑娘是我姨妈老表舅家的

亲生外甥侄女儿，有根有绊，你们愿意我就介绍，如若不同意，我便抽脚走人。”

姚老二见舒小妹不高兴，忙陪笑脸说：“小妹，小妹莫生气，你做媒，我自然乐意。别误会，哪有不相信你媒婆之理。”

这么一说，舒小妹的脸才又由阴转晴：“那姑娘叫韩梅，高中文化，长得机灵，细皮嫩肉，散发头，一付好看的脸蛋，人漂亮，心眼也好，只是语言不多，很少说话。”话说到这里，然后又话题一转：“好了，我不是做过路生意的，也不是游方郎中。”言罢，站起身来欲走。姚老二忙迎笑脸拉住她坐到原来位置上：“不要急着走吗？坐会儿再说话呗！”

其实舒小妹也并非真心要急着离开姚家，因为还没有说合好，目的未达到，她所以要搞这一手，用的是欲擒故纵的计策。经姚老二一挽留，便即刻留下来，回到原来的沙发位置上坐定不走了，二人又开始打诨起来。

四

这时，姚老二本想向她提示一下儿子与翠莲的爱慕关系，以引出个话题，协商一下他们可否结合的事。可是话到嘴边又收敛了回去，转弯儿奉承了她几句：“君子面前不说假，小妹登门提亲是看得起我。不过，你也了解我那儿子从小脾气就犟。孩子大了要自己找对象，父母作不了主。最近听说他和一位姑娘……在城里闯荡市场恋上了，经常一块儿进舞厅、下馆子……唉，我真怕他们……”

其实姚二清清楚楚知道孩子们今儿避着舒小妹去乡政府登记结婚了，故演哑剧。

舒小妹仍蒙在鼓里，接姚二刚才的话题一惊：“呀，那可高雅俗啊！万一……”她思忖了半天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哪！思想无边际的开放，心猿意马，野得很哪！尤其那些念过几天书，喝